

# “凡心”与“禅心”的搏击

## ——论苏曼殊的爱情诗

邵迎武

苏曼殊生前的契友抑亚子认为：“多情善感”四字，可以包括曼殊一生”。①此语洵非虚言。这位“行云流水”的诗僧，在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曾先后结识了百助、花雪南、金凤、缟衣人、东海女诗人，并公然将溶解在心底的爱情隐秘形诸笔墨。即此可见其情欲之盛，行止之奇。在他的爱情诗里，既有对“并肩携手纳凉时”，“残荷犹自盖鸳鸯”的人间温馨的向往，也有着“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的沉醉；既有“日日思卿令人老”的缠绵，也有“风文双结是同心”的纯真。——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仿佛感触到诗人黛绿的生命，宛若一泓渗出地面的泉水，清澈、晶莹，流淌着人的至性深情，充盈着造化赋予人的一种本质力量——感受力、爱和激情。

然而，作为一个洒落于近代生活风浪中的浪漫诗人，曼殊的那颗血肉丰盈的“凡心”，绝非单纯的透明体，而是由多股互相交错、撞击的力所组成的复杂的丛聚。鸟瞰他的诗国，我们则不难窥出，其中既有“异国名香莫浪偷”的拘谨，“分明化石心难定”的困窘，也有“来岁双星怕引愁”的股忧，“任他人作乐中筝”的隐疵，甚至还有“瘦尽朱颜只自嗟”的绝望，“是空是色本无殊”的虚妄。爱情的喜悦和悲哀，情感的放纵和收敛，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罗曼蒂克式的狂热追求，在曼殊身上，竟是如此不可思议却又极为真实地交织在一起，为他的“凡心”蒙上了一层斑驳、灰暗的色彩。无怪乎刘半农曾说：“只此一个和尚，千百人看了，化作千百个样子。”②

既情有所钟又不能纵情相爱，为何呢？

细察曼殊的行迹，这一底蕴倒也不难窥寻。如所周知，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是维系甜蜜爱情的先决条件。能够获得这种“健康”、“平衡”的人是幸福的。但对曼殊来说，“凡心”虽驱策他将全般情感都倾注到他的爱情

对象上，并从中体验到一种深刻的欢乐（自尊的本能也促使他去获得一种真正的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曼殊又是一个“最能以意志支配行动的人”。（罗建业语）对于自己的“个性”，他亦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是“性过疏庸，安敢厕世间法③”。这每每使他不愿受党派的甚至是家庭的束缚；其次是性情的狷介孤高，这又使他无法见容于恶浊的社会，常常是浪迹林泉，啸傲诗酒，以此安抚灵魂；复次是气质的率真、纤敏和柔弱，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常人可以恕置的轻风细浪，却能激起他心中的轩然大波，酿成一种无法驱遣的痛苦（这也是他用逃禅来寻求解脱的一个重要原因）。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曼殊，深知这些都是导致爱情不幸的潜在因素。在《断鸿零燕记》里，他忍痛写道：“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痛，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这段进血泪的话，实乃诗人灵魂奥秘的坦率自白。要之，“凡心”使他与钟情女子在情感上分劈不开，但“禅心”却又使他极力回避爱情的归宿（他只能把“美人”的爱情当作幻想来享受）。当感情愈是向前发展，他所承受的精神打击就愈沉重，请看：

珍重嫦娥白玉姿，人天携手两无期。

遗珠有恨终归海，睹物思人更可悲！

——《东居杂诗》

诗人在此宣泄了千回百转的哀情，寄慨遥深。从中我们也窥出诗人的泪影。至于：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本事诗》

棠梨无限忆秋千，杨柳腰肢最可怜。

纵使有情还有泪，漫从人海说人天。

——《无题》

情深几许？简直是一字一泪了！即此可见，这种“凡心”与“禅心”的搏击对诗人的精神摧残之重，这种与婚姻相离异的爱情会给人造成多么深重的痛苦。在《为调筝人绘象》两首中，则更深刻地表现了曼殊“凡心”与“禅心”的搏击：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

湘弦遍洒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淡扫蛾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

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诗一开首，便令人读之累日不怡。试想，一颗渴望正义、渴望爱情的赤热之心，由于无力抵御黑暗势力的压迫，竟自朝着反向发展，硬将“凡心”收拾为“禅心”，这种“沉哀”委实如同“沾泥残絮”，是揩拭不去的。诗人虽罄力控抑，调筝人还是拨动了他的心弦。可是，诗人死灰般的心中刚刚迸发出爱情的火星，他又旋即挥起僧侣的禅杖，击灭了自己情焰。——“写就梨花付与谁”一句，便泄露出“凡心”与“禅心”搏击后的迷惘。孰不知，这一声迷惘的诘问，蕴涵着多少愁情幽恨呵！

值得注意的是：当曼殊实在禁忍不住这种无穷无尽的精神苦刑的时候，他便想向佛门寻求饮鸩止渴式的自我麻醉！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

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寄调筝人》

万念俱灭，寸心如灰。鸣绿的黄莺激不起生的欢乐，骀荡的春光撩不起昔日的热情。曼殊的这一着似乎真的奏效了。

其实，这不过是痛苦向更深处的压抑。时隔不久，他的诗中又透出“凡心”复萌的信息：

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

只是银莺羞不语，恐妨重惹旧啼痕。

——《无题》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本事诗》

凄苦中沁着温馨，忧郁中透出不平。显然，诗人又陷入更深的痛苦泥淖中。

贯穿于曼殊行述中的这种两重性，概言之，实乃他的精神追求与反对这种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重大的客观障碍之间的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

表现形式，细察其动机，也“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④

郑伯奇先生曾对创造社作家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社会根源作过如下的精辟分析：

……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⑤

郑氏的这番分析亦同样适用于曼殊。“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东居杂诗十九首》）的确，昏暗腐败的现实对诗人心头的压抑是沉重的。辛亥革命的流产夭殇，安庆起义、黄花岗起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相继失败，眼看革命党人用鲜血杀出的一线生机就要被暴虐的乌云遮没。在袁氏的黑暗统治下，一切腐朽的封建势力又复卷土重来，窒息着生活中的一切诗意因素，人的天性受压抑，人的自我价值遭贬损已经成了社会性的溃疡。从国际局势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种痼弊也都十分明显。这一切，怎能不使曼殊感到“失望”，又怎能不使他感到“痛苦”呢？然而，“痛苦”和“失望”并不意味着曼殊真正沉沦和堕落了（尽管在曼殊身上，有时这二者的界线很难划分）。与以往不同的是，曼殊对黑暗势力很少采取过去那种正面抗击的方式（如行刺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发表凌厉的《讨袁宣言》等），而是力图从封建的伦理、道德等方面寻求突破。在曼殊这样一个深受西方思潮影响和歌州文学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来，现实太沉闷了，人心太龌龊了，封建专制制度，建封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太严重了，整个社会太病态化了！对此，他实在无法容忍，遂不顾众口的诤谏和万目的睚眦，公然以一个和尚的身分，狂热地追求爱情，并在艺术里奇突大胆地披露灵魂，宣泄苦闷，崇尚个性、肯定自我（包括人的情欲冲动、宗教与感情的纠葛），甚至不视父疾，不奔父丧，这种“苏曼殊式”的反抗和斗争，从客观上说，已经具有某种道德革命的意义了。但问题在于，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要想于道德、伦理等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与现实斗争胶着起来，方不致流于缥缈。可是，由于历史条件所囿，曼殊所采取的只是一种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他所秉持

的理论武器也不过是章太炎的“五无”“四惑”“道德动力主义”和拜伦的“个性主义”——这就注定了他的反抗只能象是一道划破夜幕的闪电，转瞬即逝。笼罩大地的，依旧是万斛的黑暗。《吴门依易生韵》之八便曲曲传出曼殊在碰壁之余的真实心境：

白水青山未几思，人间天上两霏微。

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

看，叛逆者显示出隐者风度。在时代的凄风苦雨的侵袭下，在“人间天上两霏微”的一片朦胧中，在疲惫和沮丧的驱使下，他昔日那不可遏止的郁勃之气竟化为冰冷的麻木；他不得不向空门寻求慰藉了。然而，那阴冷死寂的佛国，既无济世救国的力量，也不可能给这位“别有怀抱”的“伤心人”（曼殊语）以真正的慰藉。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sup>⑥</sup>从曼殊的行迹看，他自知“天生成佛我何能”，却又要到“斋罢垂垂入定”的虚无境界里空耗韶华。这行动本身，在客观上就不啻是对现实的抗议；当然，这只是一种回天无力的，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是在抗议的抗议。

总之，“人是不能没有一种深怀不厌的对某种事物的永恒的信念而活着的。”<sup>⑦</sup>不幸的是，曼殊的一生都未找到这种“永恒的信念”作为生命的支柱。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和无望的爱情将他推进了空门，但死寂的空门又绝非这位素有浪漫气质的个性解放追求者灵魂的遁逃藪；是畸形的社会孕育出他的畸形性格，但社会又从来容不得这种性格，这就是曼殊的命运。作为在命运巨轮碾压下的活人之一，曼殊的那种暗然而寂却又又不无萦系的矛盾心境便在下面两首诗中透出端倪：

谁怜一阙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

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六幅蒲湘曳画裙，灯前兰麝自氤氲。

扁舟容与知无计，兵火头陀泪满樽。

——《东居杂诗》

想摆脱烦恼却不能忘情于爱，想走出忧郁却不知向何方举步。从这里，我们又看到诗人困守窘境的难堪情状。随着生活阴影在心中的扩大、加深，曼殊苦闷得几乎要发抖了——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素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本事诗》

这，就是曼殊陷入时代的深刻矛盾而无力自解的一声绝叫！透过诗人的这一声用整个灵魂倾吐出的绝叫，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悲哀——即曼殊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变相否定。而这，正是他最不愿的呵！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高尔基对俄国“多余的人”的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这些人不能为生活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底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以及一切历史的过程底无意义。”<sup>⑧</sup>如果我们将此语移用于曼殊身上，则真可谓是不幸而言中了。

以上，我们历述了曼殊的“凡心”与“禅心”的搏击过程，并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了他对佛教的两重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就来进一步归纳曼殊爱情诗的思想意义。

曼殊的爱情诗，虽无那些体大思精的煌煌巨制所包容的深广内涵，更乏傲然啸月的狮王气概。但作者却以惊人的真率，毫无隐讳地向我们袒露出一个近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入世与出世、反抗与动摇、勇敢与软弱、自尊与自卑，不愿沉沦却又自暴自弃，不甘寂寞却又自造寂寞的畸形灵魂和矛盾性格，这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黑暗的主力”（鲁迅语）对一个没有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的个性解放追求者精神的摧残，也昭示出二十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一个仅凭“一己之力量”去变革现实的“零余者”的悲剧的必然性——这正是曼殊爱情诗的思想意义、认识价值之所在。事实上，曼殊那种时而从狂热、激忿中走出来，遁迹于空灵的佛门里自伤自悼，时而又走出净土，痛苦地踟躅在时代的岔道口上，这种曲折的、螺旋形的精神历程本身，不是比那实际上并未达到的终点更发人深思吗？

#### 注：

①《苏和尚杂谈》，《曼殊全集》第5卷。

②《悼曼殊》，《曼殊全集》第5卷。

③苏曼殊：《致萧公》。

④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⑤《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3页。

⑦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主办《未定稿》1983年第1期。

⑧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160页。